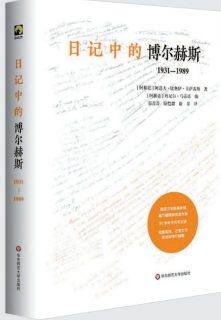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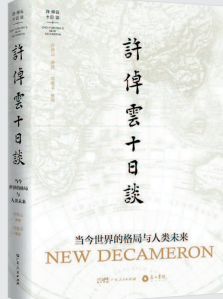
本书是阿根廷作家、塞万提斯奖获得者比奥伊·卡萨雷斯花费多年心力撰写的博尔赫斯传记,也为读者呈现了当时世界文坛的种种风云轶事。

《日记中的博尔赫斯：1931-1989》  
[阿根廷]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郑菁菁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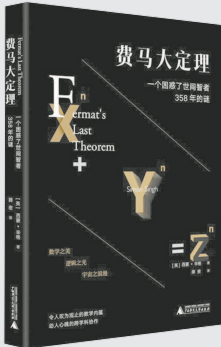
本书是1793-1794年间席勒写给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的27封信。席勒以美学为依托,思考了人性完善和社会改良的途径,照见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怀。

《审美教育书简》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冯至 范大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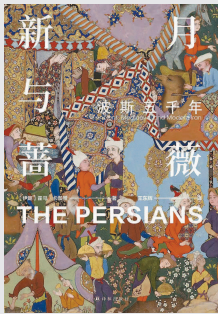
本书以对话的方式,还原鲜活案例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生动展现许倬云的史学观念与人文关怀。是许先生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亦可视为他对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许倬云十日谈》  
许倬云 讲授  
冯俊文 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这是关于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题的故事。作者讲述了数学家怀尔斯经过数年秘密辛苦的工作,终于解决了挑战性的数学问题的艰辛旅程。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英]西蒙·辛格 著  
薛密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作者从波斯文明自身的视角出发,将文学与政治交织,文化与社会相融,既展现了“新月”上的杀伐纠葛,又流露出“蔷薇”下的温婉柔情。

《新月与蔷薇：波斯五千年》  
[伊朗]霍米·卡图赞 著  
王东辉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 图像艺术：一种历史编撰学

■ 晓林

人类的图像艺术富含各种信息,它是创造者与历史语境作用的产物。任何艺术品都有物性,同时是一件人工制品。通过对过去或现在正在进行的情境化的、局部的解释,艺术史、考古学、人类学以多种视角揭示着这个创造性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艺术家将生活经验与文化思想译成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图像,反过来,这类图像也在塑造着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念。

## 一块残铁的变形记

一块“残铁”进入了北大教授郑岩的视线,写就了《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版)。

这块残铁叫作“铁袈裟”,属于山东长清灵岩寺。它屹立在山林泉边,历经风霜却没有浮锈,触感柔润洁净,与周围稍纵即逝的春花秋月形成鲜明对比。无数骚人墨客为它留下诗篇华章,传说它“自地涌出”“我佛慈悲铁作衣”,事实到底如何呢?

郑岩从铁袈裟的物质特征入手,推考铁袈裟上的“天然水田纹”其实是合范铸造的接缝,采用的是筛砂法,它的铸造当在初唐和盛唐之间。确定了年代范围之后,继续推考其更加完整的形象,重构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武周造佛,武宗灭佛。灵岩寺担当护法职责的铁铸金刚力士,就是在这场劫难中威力尽失,粉身碎骨,此地空余铁袈裟。郑岩继而引述各类传说,譬如六祖慧能得法的故事,阐释南宗禅关于袈裟的观念,袈裟不仅是法衣,更是秘传的证据。

在丰富翔实的典籍材料和考古出土文物对比的基础上,郑岩揭示了金刚力士像铁神神化的深层文化依据。这个艺术品的物性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铁器、千锤百炼,浴火重生,与佛教推崇的舍利崇拜十分相似,这种联想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这块残铁的信仰,无论它被看作一尊造像的局部,还是一位圣者的衣服。岁月既深,风雨摧残,它以一种沉默屹立的姿态,转化为时间的象征物,让让人们感受到“今来古往自兴亡”。

一套铁袈裟,它的制作、毁灭与想象,勾连历史大事件与观念的塑造史。在该书的外编部分,郑岩补充了四个样例,分析阿房宫宫、龙缸和乌盆、六府的锦灰堆,还有当代艺术家徐冰搜集“9·11”事件粉尘而制作成的装置艺术“何处惹尘埃”,这些样例与铁袈裟形成了印证,从有形走向无形,从古代走到现代,物质材料、造型手法、视觉语言,结合相关语境所构建的艺术形式,合力促使虚无缥缈的概念具体化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形象。

“碎片是破碎的结果,而破碎是事



件。”郑岩说道,“挽救、担当、边界、隐瞒、推诿、拼对、修复、丢弃、掩埋、惊愕、窃喜、哀悼、追忆、忘记等也都是事件……”于是,一块静态的残铁,成了蕴含无数动态事件的巨大容器。

## 原住民高雅艺术的创造

成为容器的还有绘画。平图毘人是澳大利亚边远地区那些尚未与外界接触的最后的土著人之一。在1950-1960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为“平图毘巡逻”迁移计划而走出丛林。1971年,其中的一些人开始将仪式和身体装饰中的传统图案和洞穴绘画转化成一种全新的、部分商业化的形式,即“平面上的丙烯画”,出售给白人以换取钱财。

纽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民族志研究学会会长弗雷德·R·迈尔斯的著作《绘画文化：原住民高雅艺术的创造》(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版),是一项艺术、人类学和物质文化交叉领域的学术成就。该书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原住民的造物观念与西方白人艺术观念的差异与融合。

平图毘人之所以绘画,初衷并非审美需要,而是一种生活记录。这些绘画的主题是他们的梦境,这些梦境立足于一个人对命名之地的认同、对故土的认同。他们的绘画是以祖先神话为基础为其他人举行的客观仪式表演,将这些知识和图像展示给白人。画家们起初所期待的,是某种关系的存在,他们通过展示、给予和收到重要物品来完成自己的角色。

平图毘画家强调,绘画价值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它们的梦境起源)而不是它们的美。无论画得糟糕还是画得漂亮,这些绘画的价值都来自梦境,所以,所有的绘画都应得到相似的价格,

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梦境”。

从文字叙述和搭配的图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平图毘人绘画中的重要图形就是圆和线。这种圆-线图形和错综复杂的图案构成既是比喻,也带有象征性。它们以数不尽的组合方式,分别代表劳作、休息、步行、交媾、就餐、睡眠等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从祖先处、从梦境里获得的聆讯和教导。绘画的主题都是与土地及梦境人物的特定旅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数绘画技法都运用了那些创世时期的图案来表现地貌,从而建立起与神话故事的联系。这些绘画表现了原住民的宗教生活以及绘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知识。

许多买画的人一开始可能对这些画作中所蕴含的意义兴趣不大。随后,平图毘画家发现了那些用于出售的绘画中迎合买家审美偏好的部分,“作为实践生产的绘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改变,设想或主张它们的流通能够以经济交换的方式实现价值转换。原住民的绘画文化逐渐脱离了人类学框架,进入高雅艺术范畴,进入西方观看者和赞助人的视野,并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产品形成方式:钱是付给梦境的,而不是已完成的作品。

对于双方,这都是一种重构,一种试图重新定义原住民图像制作之意义的活动。这些绘画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交易体系,意味着这些物件和创造了它们的社群之间的关联的变化。

## 艺术就是这样塑造了法国

视线再转向法国。凯瑟琳·德·美第奇对细腰的推崇,催生欧洲风靡数百年的束腰风尚。

在《因为艺术,所以法国：从法兰西的诞生到拿破仑时代》(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版)里,翁昕讲述了这则轶事。那些名画中的女子,身体常常被束缚成沙漏状,胸部从衣服上部高高挤出来,这正是巴洛克时期复杂多变、充满夸张戏剧效果的艺术风格。绘画体现了时代风尚,艺术就是很好的记忆存储器。

在荣耀和影响力方面,法国艺术确实是风向标。品位的养成,经历了时间的浸润。我们常常认为,法国艺术代表了精致而低调的优雅,对于美的信仰和对于庸俗的拒绝。这是种单一的影响,翁昕的这部作品呈现了更加立体、多重的方面。

该书谈及很多艺术家。普桑、布歇、安格尔、大卫、德拉克洛瓦等引领潮流的大人物纷纷登场,他们实践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个人命运与法兰西国运沉浮与共。比如,雅克-路易·大卫的艺术生涯深深嵌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马拉之死》《拿破仑翻越大圣伯纳山口》《拿破仑加冕》等画作担当了历史影像的功能,并影响着后世对法国历史的理解。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该书还谈到了许多被遗忘的、现在不太为人所知,但在当时来说也有一定重要性的艺术家。

克劳德·洛兰、夏尔·勒布伦、让·巴蒂斯特·格勒兹、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德波特……现在的艺术史很少会谈及他们了,可是,在当年,他们也是家喻户晓的。洛兰的画作轻快、悦目,观众觉得养眼;格勒兹的画作渗透了宗教道德的教化,是当时的“画家画家”。这些画家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审美取向,他们画作的主题大多是社会风貌的描摹,而他们声誉的跌落与被人遗忘的现象,则是时尚退潮与生活变迁的结果。

对于法国来说,历史与艺术仿佛就是一对双生子。法国人固然把感官愉悦、理性法则、细腻性、神秘感与皇室贵族的奢华气象,灌注在他们的艺术里,但他们也会有平民口味的、市井气息的、灵巧慧黠的世俗图像,有些画作气魄雄伟,有些画作浮华轻浅,有些画家青史留名,有些画家如过眼云烟……所有的这些,都是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们正在进入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日趋成为重要的共用认知和交流工具。这三部作品,分别从三个角度揭示了图像文化在塑造国家、族群历史和不同人群的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阅读它们的基础上,我们也得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由来。

## 三味书屋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朱文颖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文颖的小说属于极难把握的一类。通常就是这样,好的小说家中有一类是透明并有整体性的,结构与戏剧性的元素就像鱼骨一样显在;而另一类便是像朱文颖这样,难于说出她的那种好,跳脱,破碎,如夕光的碎金在水面闪耀。像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她小说的心理性总是大于故事性,主观的叙述总多于客观的描写;同时她又比一般的女作家更偏“瘦”,像苏州的园林,小巧而多机关,有捉摸不透的曲折与幽深。

## 悲伤

关于生命的感伤、世事的无常、命运的轮转,我们的先人早已有无数精妙的描写,那些感人的诗意早已成为影响和塑造一个中国人灵魂的迷药。而这样一个传统,一个美学,从地理上说又格外典型地汇集在“文学中的南方”——烟雨如梦的江南中国。因此,朱文颖对于“南方”意象的再现,对她的镜像与神韵的执意追寻,在我看来便不是偶尔为之的随意点染,而是源自内心自觉的一种文化追寻,一种有关本土传统、有关家族历史和个人生命记忆的再造,一场关于“南方想象”的文化精神与血脉传承的寻梦之旅。

由此我们再来谈谈“莉莉姨妈”这个人物。有私密的世界,有令人捉摸不透的内心,有细小的挣扎和深藏不露的欢愉,有古老和再度重复的命运,这是一个清秀有加但又俗到了骨头里的女人。朱文颖用她来承载自己对于当代历史、对于苏州或“南方”这一“文化样态”的当代演变与命运的思考与凭吊,赋予她的“细小”以一种独有的美学意义。宏大的历史注定与她娇小的命运、天然的“细小南方”之间发生着与生俱来的错位。最先她是爱上了资本家出身的潘菊民,后来则是不得不嫁给了来自北方且有革命履历的吴光荣,他们在分分合合中度过了大半生,历经了三次离婚两次复婚的悲喜剧,到60多岁时,这位莉莉姨妈还在幻想着与一直嫫居的常德发的爱情,怀着试图开双眼皮的梦想,用时髦的穿戴维持着她的光鲜与从容。在一片柔和的夕阳中,她一边抱怨着世事的无常与变迁,一边又对生活充满过度的痴心与狂热。

很明显,朱文颖赋予了这位老年苏州女人以一种真实而荒诞的含义:一生的阴差阳错和命运颠簸并没有使她大彻大悟,而是仍沉迷于从未青睐于她的日常生活,这无论是从哲学还是历史上说,都是荒谬和悲哀的;但是也许这就是朱文颖要书写的“南方”,以及它柔婉实际顽强自在的“细小”。悲剧和喜剧就是这样的永远互为表里地延续着,纠缠着。倒是作为她生命镜像与延续的“我”,在应该真正拥有生活的时候,陷入了从未青睐于她的日常生活,对于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历史和现实在这里发生着断裂中的扭结、延续中的失落。假如说莉莉姨妈身上更多地是承载着“历史本身的欢愉”的话,那么“我”则无疑是暗示了“历史审视者的悲哀与颓废”。这是小说中悲剧格调的另一个来源。

## 漫长

这是由碎片连缀起来的漫长的一生:那些碎金般的影像、记忆、场景,还有囚回的梦境般的光阴,让我看到了一部细小的属于私人的当代史。这是朱文颖在这部小说中希望构造的一个主旨,也是小说的结构本身。“历史感”即是由此而生的。假如说“悲伤”构成了《莉莉姨妈》的美感格调的话,那么“漫长”则展开了它的历史空间和命题。无疑,这部小说中暗含了朱文颖书写历史的抱负。这矫正了我们通常的一个看法,即南方作家不太热烈和擅长历史的描写。朱文颖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她试图对于“南方记忆”的特殊历史形式的创造冲动,这种抱负的确获得了实现。某种意义上,如果说《长恨歌》式的作品构造了“现代史中的上海”的话,那么

# 南方的细小、漫长与幽深

■ 张清华

《莉莉姨妈》则构造了“当代史中的苏州”。

《莉莉姨妈》中历史叙述的“策略”是值得注意的,它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场景”与“宏大历史”之间迎面相遇又迅速躲开的交错方式,这是人物的态度,也是小说叙事的态度。历史因为碎片式和“微观化”而显得更加漫长,个人记忆的恍惚旧梦,使它“四两拨千斤”式地虚构出当代历史的曲折,以及它戏剧性的翻覆与跌宕。

漫长的感觉也通过“重复”来实现:小说中“我”与莉莉姨妈的互为镜像,增加了小说中历史的长度——“我会突然好奇于自己与莉莉姨妈的亲密关系。那种天然亲近感,相视一笑,那些琐琐碎屑的女人的虚荣心……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里仿佛佛存在一种阴谋。”作为“苏州女人”的一个样本,莉莉姨妈的历史在“我”身上继续延伸着,无论她们的遭际看上去有多么不同,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家族谱系所昭示的历史逻辑,细想正是那“南方”文化中柔软的生命力,它的世俗而强大的存在与延续的意志。

## 细小

如果说“漫长”展现的是南方历史的长度的话,那么这个“细小”,无疑就是南方文化特有的“空间属性”了。

南方的地理,苏州——上海——杭州,这大约是朱文颖小说的空间直径,这当然很不“小”,但从文化的意义和属性上,他们却足够“细小”,这个细小是精细精致,是妩媚柔软,是小心翼翼,是以柔弱刚……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存在于南方富足乃至腐朽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中国文化之根茎之一,自六朝以来,我们的先人已无数次地描绘到它的这种美丽颓败的神姿风韵,朱文颖只是再次赋予了它以具体和生动可感的鲜活形式,表明了在这里所隐含的现代中国历史内部的张力的最大值——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南方”那抽象而又具体、柔软而又强大、散漫而又坚韧、屈从而又依然故我的文化躯体永远存在,安然无恙。如果要把《莉莉姨妈》这部小说的文化意义诠释到最大,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标记和边界了。

“南方的细小”有无数的方式,小说的生动也体现在这方面,它閃转破碎的故事线索虽然让人疲累,但时时旁枝斜出的叙述却也让人喜悦,那些在运河上夜航船中穿行的景象、在运河岸边随处可遇的书场、在郊外乡下老家的悠闲时光……总能把这“细小”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于朱文颖的小说还应该若有干话题,比如说意象、瘦、破碎,比如叙述的内心化,还有才情、语言,乃至叙述的语气与节奏的魅力,等等。值得夸赞的还有很多,可以挑剔的自然也有不少,比如那故事的丰满度、人物内心的清晰度,还有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与形式感的凸显度,等等,都可以讨论。但这些都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细节——她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坚定和清晰了,这是最令人钦佩和喜悦的。对于一个文化的发现和完成它的叙述,应该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我现在越来越坚信这一点。在将来,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当人们意识到因为朱文颖的故事,使得人们关于苏州、关于江南有了一个可人的、非它莫属的、血肉交融的、形神兼备的、活的传奇的话,那么就是她最大的造化了,因为那就意味着她不但写出了活在故事里的南方,也同时确立了她自己。